

集部

雲村集卷六

明　許相卿　撰

書簡

與胡梅林都憲

嘗聞蘇子瞻曰時方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斯言自昔有徵矣今日海寇弄兵首尾三年蹦蹂八郡焚刼殘毁江南無完土殲遺竄逃百姓無固志寧可謂無事乎某至愚無識非敢自以其言為重也竊謂於一時一

事甚至切而甚要焉夫澉浦一城懸絶海岸隔離衛所縣邑遠者七八十里近者猶四五十里孤特獨立四無人煙如傾巢之繫危枝有兵猶僅自保人少特一空戍耳去歲五月海冦數百白晝猝來攻城時有統兵徐指揮公差李典史恊奮乗城俾石滚木沸油毒箭交墜如雨賊衆救死扶傷亟遁自是以來賊凡五六過城下聞鼓疾走不復敢近蓋懲前失利也然識者以為賊所必由熟路不可一日無備而又以兵少糧不繼為憂近乃

掣去統兵并湖處兵往下浦存留老弱數百城中無不自危故昔者鄉民日有千百扶攜入城冀免死亡今則城中日有十數商議出城別尋活路矣使賊陸行猶倚衛兵先捍使其舟至城邊可泊者不下三四處維杙到城直三四百步競進疾攻欲禦無人求援無路賊將爲刀俎人盡爲魚肉矣執事雖甚憂而欲拯之其將能乎徐行健者不知其素然統兵於溆二年却能守法亦知持廉士心頗皆畏服故今急乞鈞裁復調徐統原兵更

益兵千數守溆則地利素諳兵將相習不特溆為可保且聲氣連絡海寧亦自增氣執事可無南顧之憂矣若只如今空城餌冦或入據之則列屯喪氣省城亦為寒心禍患未知所弭今某室燬肢殘然亦有水邨僻境緩急倚為三窟實非全恃溆城為全身保家室謀而為此嘵嘵也誠目覩千萬生靈不忍坐視其阽危故不惴沈淪之陋罔顧嚴重之威而獻其迂議於執事又況執事敬承簡抜專制方面寧忍謂彈丸之地非王土創殘之

民非赤子耶仁人必不然矣伏惟少留意焉

與薛方山提學

某病老巖栖與歲增劇無繇趨候下風執事過聽先施遠命校師貺書臨問嘉歎亟稱自顧何有離次却立不敢當書刻敢不拜嘉果幣牢醴義不敢受顧惟執事加意沈淪感藏何可為喻伏承下問犯難諸人仄聞縉紳諸老先生各為論撰野人窮谷深蹤又多以病謝客無緣訪借所偶得者俚雅雜襲名姓未真爵里無證始末

可考見者僅僅十半中間紀述體裁亦有未脫科舉習氣似出褚少孫下尚遠恐難網羅備史闕文耳應命一仍傳寫之舊伏伺契勘釐正記事惠識無任祈望

與阮函峯宗師

某槁廢餘生謬辱殊遇惟古卿大夫禮下幽側必稔知其賢執事顧驟施於未傾蓋之士是豈某所敢當抑小子蒙弱濫被甄奬越於意外百倍雖大造不自為德受恩者寧敢忘自力以不辱門墻為報耶仄聞晉陟方嶽

由茲游入臺省某老病奉候難期執鞭綫以承下風當責之豎子耳是某之願非所敢望也扶憊布區區不任鄉往瞻戀之至

與仰齋胡子中大尹 六首

下車興革良愜輿望歎服歎服某遠迹族黨移家深谷林廬十數楹山田四五頃一子備博士諸生一力執里長役病軀抱膝詠歌聊可卒歲爲漁樵侶聖朝之賜執事之庇殆已踰涯矣市無生息一廛門無交親俗子一

迹世故蔑之與聞也德政發軔病劣不能仰賛所敢以其私妄冀執事有所左右以累公明者有如日恐有矯以藉口也是以敢豫言之

伏承禮祭過隆敬令兒子某攝謝病力不堪束帶耳下問事宜野人何知辱念承乏之禁掖之舊比於同官抑亦虛襟弗可祇辱妄條一二以備采擇以自附於君大夫問而告之之義非敢必可行也

秋暑共惟台候清勝某之欲遷籍良為就家近墓遠豪

右便迂踈耳舉事在半歲前直以里父老勉留冊事未有適主延待今日煩執事耳伏思邑民謁其所欲法苟無礙仁人亦必閔然從之以便其私乞推仁民餘意遂某之僻山澤行吟亦將詠歌雅賜也

九日從俗登高適惠酒至野興十倍謹具詩謝宜我堂費金敢辭念某殷憂劇病力不酬志為清時巨蠹躬耕食力猶懼愆尤執事顧輟俸餘惠養之於明公為盛節在某為增戾矣昔傅欽之知陳無己貧懷金贈之不果

世兩賢之某遠愧無已而執事欽之其人也必蒙見察以成區區之諒所有不情以負高明者有如日遙企門屏悚仄無已

伏聞干旌將枉衡宇獻歲屬此淫霖滓淖載塗安可辱候吏況山人漆泉溪毛亦未能出戶采汲也敢辭嘉命之辱

日徐生鋭來此去少露高情似欲游揚某於薦剡者感刻知己之愛爲至弟病質劣才自處頗審某自知之執

事或未之盡諒也嘗自爲贊語中間有云生而進如讓退如蟄沒而碑不文墓不封使後來博雅者莫能物色丹青者難爲形容於穆一元吾其大同敢誦以爲知己復

與柴仲和

某結髮知學見流俗所爲私謂古之聖賢必不出此仰而求之無從也出與一二同志講習之稍知鄉方漸欲從事而闇弱孤陋物誘奪之衆議咻之荏苒及今猶夫

人也往歲薄遊成均定交汝白因知台有仲和之賢蚤莫過從聞之益稔未遂良覿而溫厚誠朴之風想像中得十五矣風便輒以書先

與留克全太守

側聞命下祭戟重臨千里士民幸同慈錫非某獨私忻賴也適此茂陽百蟄齊奮萬彙向榮皁蓋班春彌衍舊澤某亦受賜中一人不意夙疾錮而留之無繇陪從郊迎賓吏之下陳咫尺不任向往

與徐伯和考功

某苦塊殘息久不與知人世事頃歲王子揚自江右道杭遠承貺教副以南華口義記存之勤感歎何極旋復傳聞拂衣極目髙旻黯爾神往僕求友於海内如兄恬厚和毅安可多許跡地雖阻神魂殊密長風巨浪何時一葦以從憂病彌年形毀神奪秋薦禫事於几筵將乞身泉石以武高致惜當軸者不敢冀其如兄疇昔之曲愛相成耳

與鳳林王承吉

日承視祭李大崖文并下學用力得力處切實精審所以幸教某者甚厚顧恐迂愚無以仰副旅中弗謹致疾又爲執事憂拜命之辱小愈即趨侍教邦升將歸受室汝白卜鄰敝館矣

𦍒都一別三年疎劣須於矩正如燔待濡向往之懷奚啻十倍恒情耶共惟絲侍多暇舊學諒益邃密僕孱積於躬天奪其耦冗累增劇學殖可知執事不遺疇昔當

為憫然

與嚴玉山粟夫 三首

某病伏巖穴遥聞屬吏下車宜從父兄共候郊外積痾憊甚扶曳不前謹手狀告不敏羸軀弱腕筆札莫能周慎然弗敢不親也

某野跡深藏世嫌易致不敢一布其私以溷閽吏計蒙知照其非簡耳嘗聞教往哲君子志於遠業大道固與時委蛇期不爽吾彀率而已今時何時耶奉候因布千一

之愚伏幸采察

冒暑迂途遠承下問已甚不堪及物之儀開誠之諭復爾隆篤衰劣何以仰承但增愧汗山中日聞善政方為邦人賀入覲即已戒程奈何教至督文賢守遺愛於石固當但郡有諸老先生則僭病力弗任則彊迂謬不文無以傳信尤冒忝耳

與汪玉方太守

往歲都城王應時坐上望見德人眉宇躁妄爽然喪我

烈禍餘生屏遯荒野自分為世不祥人顧辱貺惠書幣詞意諄諄何敢當何敢當愷悌之澤滲漉於越波潤鄰壤頋計承轄之徵伊邇旦夕方切私沮耳

與李一之都閫

春和共惟鈞候多福葉上舍來致顏貺福蘭虎刺風致清遠頓令野興恍然神遊茂林豐草之間公閫寄專劇乃爾作意向山水中人曠度高情感謝安可盡言

與陳魯南編修

遥闗無任瞻企李明德來惠寄妙染冠以古風山廬頓爾增重感刻僕赴限至潤舊疾大作家人奏請事下當路兄假一言之贊俾就醫藥不勝至望伏枕涉筆乞恕潦草

與陳希齋方伯

某沈痾殘息屛跡俟命親交忽遺亦云久矣執事過屈崇嚴季問幽遯誨函束帛游至自分非所宜蒙茀深感愓伏承執事貞惠一德膏沐千里枯槁夙以漸涵餘潤

愛戴中心藏之不敢為佞耳

與瓶山項秉仁少卿

阻闊無任瞻企共惟仕學交資聲績並茂良慰某病卧歲餘再疏得請料理殘骸往事如夢然都城雅愛其何能忘息壤弗踐天實為之顧道義之好曷假婚媾願終不遺要以世講耳未申千萬加愛以佇驛名

與東滙呂從野主事

某病廢垩堵殘息僅爾蠕動執事不遺惠問勤辱如昔

人嗜昌歜羊棗弗可致詰感刻往窺器業已竊驚歎頃因陳君私淑道誼為多衰病屢驚企踵良覿冗結裁報春寒伏冀强飯加愛以崇大業不次

與林以乘都憲二首

往寓都城獲侍德範懦夫慄爾增氣多病旋即去歸遂谷青雲何啻相懸九萬里心神搖搖猶日想像顏辭也伏惟執事風節震海宇望實孚中外起任台司以蘇凋瘵正惟其時尚爾盤桓水石間野人所未喻耳

朱君屢來共領誨尺翰怬惠愛已優兼以雅律盥薔薇露而三復之碉戶竹窗盡鏘金石奏也

與中離薛尚謙 二首

端陽後一日坐石松行中忽得名帖不知自何許來把玩書跡恍恍故人對面夢耶非耶形神壯衰肥瘠劇欲親覿神爽飛越矣但疑信叅半病體復不能強亟令人往省城問候何如春中一緘托德化祝司訓附去達否匆遽不盡

伏聞遠道辛苦良用酸愴病卧無由把手慰唁柰何惟
舊學日益精邃如金出烈火無任歆尚謹使問安白粲
山殽聊致歲寒之意寒沍千萬珍重

與林石海大巡

某卧疴海島若干年伏臘不齒于里社久矣執事高義
不遺舊故寵錫殊禮顯列之章逢世講彌文光動巖穴
欣戴無量顧惟西日末光須於物者無幾其敢以嘉德
等委溝壑謹封達縣繳辭企望霜威無任悚仄

與祝思謩主事

信使歸領書惠諗福履良慰某羸備忝支吾侍藥力耳里閈末俗日入於薄力不能挽徒深愧痛吾弟為政恐亦宜先急此似是循良本領何如千萬為親為民厚自愛

與石涇陸元望參政

邂逅納謁獲聞誨論皆經濟遠猷敬服敬服小兒走謝不敏伏辱筵俎之盛躐進孺子於賓復辱使存多儀豐縟但增慚感枉諭令姪從師事宜力圖以告屬有先墓

之役冗次弗能一一伏惟貸察不宣

與夏惟明大尹

某病伏巖栖病與懶習竿牘之問不獲時溷閽人然齒屋漁樵不聞疾呼急步之擾病夫得與之共適於水滸山椒抑敢忘惠散核不腆小書侑之致野人鄉往之私伏惟鑒納不宣

與張通守

某病伏海濱飫聞君侯宜民甚盛伏承符召許福實甚

僕人訟盜舟者某移家就墓四三年行義範俗愧王彦方長厚掩惡愧姜伯淮乃至訐盜以煩刑書中夜循省良自愧恨茲願棄舟與盜不復申理成仁人不罰之化紓薄劣不若古人之羞敢告

與汪汝梁少參

往承勤誨進以良知之學殊感輔仁厚愛阻越不能報謝為罪比想兄體認日益精確施於有政與時賢自別況當表儀方嶽同志彙與大昌此道甚盛向慕千萬為

時自愛

與金文甫令尹

驥淹劇任聲績日隆顧今政斜民殘昔人所謂能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者願兄不惜多留意耳敝邑博士侯安甫歸便附布區區安甫謙慎而文且雅善僕兄幸一推情禮遇之俾寒氈有温意僕與受寵嘉矣不宣

與林鐵齋

伏聞命下試尹靖江喜不能寐非為執事轉官喜為靖

江之民喜得執事也旬月初政諒已改觀吏頗高明審察其俗所宜張弛深乎而徐動之何如昔人謂矯時救弊猶行舟當漸靡而往以向所趨乃克有濟此執事素蘊非今日矣王仲淹曰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拭目以觀執事為人之政以信儒効以挽積風快甚因風布區區無任愛助之懇

與歐思濟博士

霖潦移月廨舍完好否薪米足支食指否某屏遠闊問

多罪高標苦操徒勤企想耳茹蓋奉備吾伊之餘一酌不訝輶瀆為幸

與王遠吉參政

某湛伏憂病如與世隔於兄通家雅愛不能只尺自達愧悼愧悼仄聞鳳林老兄大拜旋又不禄為位長慟天於斯文何以殞此梁棟兄手足至愛痛割又當何如令姪學已升堂諸父撫教諒當大就為慰貴屬南豐宰祝繼臯僕表弟也誣枉祈昭雪於明執法渠家教有素

僕知其奉職承教可幸無罪故爲之先

與孫博之大尹 二首

唐上舍來承惠教良荷不遺所諭近政甚善大郡亦已知之古人謂仁可過義不可過某邦人也更何以他爲助但覺慈煦中似不妨略加分别斷制耳是亦太府意也某於此殊未有補無夕不夢故山茆屋也風便千萬遺教以督之未間千萬爲吾民自愛不宣

某承乏諫寮未有寸補强顏負其平生公辱愛何以助

之古之有志天下者議論事功茍可及物不必其盡出
諸己執事諒同此懷某當敬承也

與温憲統大尹

伏聞命下天錫慈母於杭人千里幸甚惟我邑人久離
懷袵而重獲怙冒歡幸何如又況某獨被隆禮殊遇者
尚安所容言耶顧惟湛廢空谷逹途天迥親知且絶還
往無繇一致私衷於左右惓焉懷感時切寤言非敢蒙
恥自欺以為倨也某日困病魔擁榻俟命孤孫䵝侗弱

子方抱埏埴良窳一任大鈞無所妄顧於世以重困餘生矣淛江東西歲比不登入春疫殄復大乘之而官事日益迫時勢日益難疲民顒顒罔知攸措似非執事鳴琴帥正時比尤望遄駕以神回斡無任懇禱不宣

與汪瑤川大尹

日枉臨存病伏不能謁謝殊極慚悚共聞覲行僶力不能候送顧辱加禮腆縟義曷敢當對使拜辭桂州齒牙之及意者執事謬譽啓之耳抑或垂意布衣賢公卿下

士盛心但賤貴遼絕山人自合揆分執事過從光範門下燕語餘論萬一儻及沈淪但乞為道某待盡殘息不復能修敬上記幸甚不宣

與劉推府

某邑東鄙陳人也進無立朝風節退慚範俗行義乞骸故丘方以負國為罪執事濫齒之於賓惠之珍筵重以神惠汗顏登拜悚荷無似

與顧天祐

其學不適於用進無以事吾君天降烈禍退而吾親忽不待養創割痛弗可忍旦夕祈死下從於九原那復知有人世事足下手尺先我規誨甚善髙格麗藻亦少槩見矣多難殷憂州閭佳士久負良覿益自悼歎夫莞庫晨門潛光玩世昔賢猶然迺以隷於吏籍自少似為足下淺之山栖深寂夜舟遂克乘興其將扶杖質禮所疑哀病無次

與呂貞夫

往承教牘禮摯病癈久不裁報惟古之有道君子不得於時而食於術如君平子真之流咸高尚絶世晦迹一廛而風動百代及今猶可想見其慕之甚劇安得起之九原與之一堂上下其論也今將庶幾身見之吾子何如何如

與查近川給舍

入夏共惟台候百福某病癈屏居多歷年所平生親舊殆已忽亡如隔世人執事顧獨作意沈淪曲庇遠問已

極感刻邇從京師來者或傳執事時以不祥名姓揄揚薦紳間實非陳人所敢當竊念量能度分混迹漁樵無所利於物而幸或不罹其害以苟全餘生先民有言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不佞備嘗誦法之況茲衰殘敢藉過私徼名達黨無寧實爽以虧頡頏抑恐造物者亦將忌不我容耳漫吐肝膈惟兾加察更勿復道是執事知我之惠深於愛我倍百矣風便勒狀布區區未間千萬為

國厚自愛不宣

復董碩甫知縣 六首

遠枉使問文算揀芽并辱作意簿牒堆中良感勤厚往聞足下得漢陽累月惋歎如身遇佛鬱乃今勞習政成前途應矣有受用處慰喜更倍耳嘗聞半山老人見浩翁一詩知非奔走吏亟改清秩以足下之才困於劇任所遭有幸不幸又可奈何某多病殷憂老瘻一榻手閱四集恨知子之晚喜甚過望儻未即丘首駟車過家當歷叩所未喻

往寓諸集驚歎夫子比得二作皆出憂鬱中尤訝驟進
殆窮愁著書固當爾耶石羊記是小説佳者白世重傳
立名近而當切而雅古人無以易也玩弄已甚束憤不
免索露意表但世俗間抵死徇利情狀更著一二險語
如老吏深文何如然勿犯貨殖舊套尤善有作見教吾
將屢驚焉不一再而已老草知照
夏中為别忽近中秋衰暮能堪幾别耶諗歸使知旅次
康豫慰喜五月下旬劇冠兩過山廬館穀湯沐者再宿

盡室席卷存空居耳跼處孤城載半餘矣金革日喧楚氛甚惡未知所税駕奈何昔授簡令君卷聊倣頌聲已寄賢東汗筆裁報老草千萬賞察不宣

荒城廢圃庳屋雅稱志士之廬慨然想見閔仲叔王仲孺高風令人有廣厦曲池之適嘗思人情不同乃有好貧賤者某是也恐吾子或未釋然聊以廣子之志云爾

枉問志事老誖疎劣吾子習知北方病甚搦筆重於舉杵何以能應夫史難在志要當立例簡嚴事覈辭省耳

詩文亦恐不必多載但因類時拄一二妙語參差隱映其餘似不勝書斯愈不可測矣何如何如竊嘗妄意志體雖主故常以事爲經以文緯之歸於言約事該鑿鑿傳信斯無不利矣今諸郡邑乘之鮮見久傳無亦循襲多而濫雜可厭耶殆不啻張先生所謂言無體要而已至夫臧否去留則我明府淵見之審足下直筆之任予邑人也恂恂似不能言守此律令而已儦甚縷縷無次來諭深見傾瀝知己之愛但懸平天冠大市中正恐無

買主耳退之所謂不可時施祇以自嬉自昔已然痱卵文狀物於難言游意於無象結語尤雋永其寺孟之末發者乎但以文為戲恐不可常將漸入裨官家矣何如何如相見更劇論之忽猝謾言照察

與蔡松野大尹

某聞之導民變俗之道莫深於教莫先於倡倡則教易行俗易成矣語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倡也今之末俗敝極更僕未能歷數也姑以男女言之近自島夷作難

突起猝乘習安之民䰟褫魂散逃死無所寧復庇其室家於是膻穢汙染十家而伍偶賊還家效尤成例有靦面目無復慙顔淪胥角竄矣故百萬民命民財姑未暇論而此辱到骨無可湔滌也其素尚關繫綱常事獨不敢苟見聞所遇必心存筆記之惟恐其無傳也呂詢妻事見之真錄之實但文不工耳藏去有年頃值執事大修邑志復賍勸懲此正可以倡貞風還美俗裨善治葢今日修志第一義也敢以舊所為呂詢妻墓石志上惟

執事采而存之

與鄭壺陽大尹

某不幸殘毀親肢苟生無頼意外乘以惡冠楚掠鮮遺十五固皆天下之物莫足留念顧族姻死徙無相見期獨為痛結伏惟執事雄算敏圖立退劇虜保障一方生聚乃復遂念沉淪恤其阨困重以温存且謬進之使受㕓郭内得與安全厚德恩以為報銜結烏稱形容那夫誠感孺子氣作三軍執事一倡而士人皆為死士以是

耳彼誠虧於平日氣奪於臨事先戰而後求勝百舉百不當也執事可以益自信矣借陳末議得毋訝溺人多笑乎僻寓少便老草

與王沂川舉人

比承教函奬與浮實曷敢承僕病血積謝共惟德業與時俱茂僕生闇劣不自知量結髮宦學恥混流俗人崇長意氣妄以自豪適淪於俠知悔則已長大亟從二三師友相淑為道義君子之歸積肆荏苒老失故我悵悵

無所於依又爲流俗人所羞稱悲歎窮廬將何及矣執事傑特果介當屈古之志士與相上下僕衰鈍累十駟瞠乎安敢望逸塵耶執事倘不終棄槁廢矜恵末議以振之俾更尋繹舊學或千一得成爲知恥自重之士以不辱俊又則又幸矣

珍集遺教與僻性奇棘不可得句駭歎駭歎某久病廢言晴林炙背時與樵牧詠歌年豐耳烏足語此執事掄魁董繡試過山中凭雕軾而俯聽之將無訝元聲至文

顧在南郿深谷中耶

復呂雪塘塾師

某少長惰廢老復病瘻惛憒今也偃榻如尸櫛頮服食類悉仰成於人其於生人事都無所知無可應矣執事謬齒之人下問之何以為對皇恐皇恐然嚴委不敢衹辱勉一卒業首篇造詣邃見解微下語沈著經義至此無餘抆矣某憶舊從事時質鈍教嚴師規凜凜如束濕薪度旬如歲不敏今亦欲以此繩束吾兒吾兒質似又劣

也然斯時却無驟進師甚憤勞逮後游衍優游似如暗室漸覩隙光因思杜襄陽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得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愚或偶中此耶記曰藏修息游夫學止四者而輟業乎焉亦可見矣蘇子瞻曰有意而言意盡而止又曰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遂妄意此學不必求之過苦也乎執事以為何如僭議命吾兒端拜以獻聊以報隆禮耳屬筆書傭老草罪過不宣

與吳公路侍御 二首

仄聞執事遭此不淑九萬程六月之息大展少須之耳某扶病奔騖皮骨空存而比增病噎甚殆不知奉顏辭有日否萬物自然之理坐以待之何悔小孫仰承惠澤甚渥荀鶯歸晉而感為謀未成者如實出已況執事親舉手力援之耶病力疲薾不布百一伏惟照察不宣

志士得路敢為吾道賀但一入風波中須將舊日尊信儒先陳語世人訕笑所謂不消得如此者益自立定脚

跟不少動搖由此向上儘有進步處空囊無長物舉此

話頭爲牆

與黃懷邦

疎問復荷軫念病體久藥彌憊如遂獲從先人當屈子

與訣一乜或靈仲夏之交寒淙深樾子其索我於孟家

瀑前頭耶

與趙子雨秀才

西湖勝遊形羈神往豈惟足下惟地主之闕供湖山之

靈亦將瞥眼鄙夫之寒盟耶秋闈得雋共濟有期尚圖把手盡之

與徐子方秀才

左辱多簡賢者幸以山人老懶不足致意中文字之役病鄉惡熱北窗清風尚猶汗喘須及新涼徐近筆硯以應勤委但迂放語言無能當意從違罪也可若何

與沈秀夫内弟

共問太夫人萬福内兄弟各安好僕病未任束帶供職

諸想泊然惟歸思頗濃耳進退一也初無戀著會解悟到此否途次老草

與徐仲孚兄弟

伏念近俗徇外忘內時藝大昌而此學遂為世之長物士習視古昏明何啻夜旦乃今昆玉拔興競爽竊窺儀觀風旨必欲反求在我以追前修私衷良慶吾道之有人矣幸益鼓勇深造不為利疚威惕自身而家施於有政以此始終道望西陲風動四境吾邦將為小鄒魯門

始衰殘頽少須臾無死身覩聞之爲快

與五弟舟仲

今來德業俱新榻上病夫惟日望之今日所當自盡祇是人事若期必得是昔人所謂大惑也斯蓋同行異情能審自處得失之際可以釋然而凡人事亦不容不自力矣

與七弟

今事無多親年喜懼素業未精便是人事有未盡便

足執事不敬便不可謂孝不知以為然否與諸生處恐
須於舉子課程中存得些慕古力行意思庶幾人已無
負然却須由中著實做出若有一毫強飾徒長虛驕彼
我俱喪耳盛暑為吾門強飯力學自愛
八字聊致溫存并寓清苦和什雖佳非我意也宋人誓
封河朔暢飲今日戒詩恐當例此耳

與壻徐仲年舉人

除谷少便無繇數相問得書良慰龍井揀芽渴吻所須

斟靈泉燃瓦鐺小沸長啜神飄飄便欲仙去侯鯖禁臠

都不屑斷齶矣

與壻董汝立

某先長子之子敦儉年及成人擇嗣月某日加布於其首議所以教之者唯足下少孫求立小子不幸遇患適同誨勵允宜感與差易至期早過成禮老夫感悅無量

與諸壻

某到都幸安好第吾兒輩失教未知婦道為憂惟諸生

各勉卒之耳朱親家董親家各襄大事有失執紼况生所逸作賛冗甚無須臾暇待角巾南海上了此宿逋也聞徐生已易師甞聞心為嚴師弟子方有益不然明師亦無如之何矣以告諸生諸生以為何如

與朱倫仲舉人

迂叟平生於舉業本無解處近來時格尤所未喻但謂文以氣為主之一言即孔子所謂辭達孟子所謂説大人則藐之之遺意舉世狎為腐爛常談不知其實乃不

易之至論也比來從事舉業者往往似乎本之則無而刻意悉力搜剜洗鍊務欲眩巧逞奇不知却已耗意卒亦未嘗奇也是故所欲忠告於子者更少進焉恬虛以澄其神靜專以一其志精明以致其思廣覽以博其趣範古以弘其體究轉以暢其勢峻潔以莊其辭沈著以確其語時時遊息以達其生意凡皆所以充吾氣也而又勿雜於異物勿奪於左見勿惕於得喪有承蜩之専有貫虱之巧有解牛之神於是胷中文思混浩流動勃

勃欲吐角藝之場鼓勇操銛而進無有司於其上無羣士於其旁無呵呼叱咤於左右矢口肆筆滾滾百千萬言似不經意而體製章法句法自然動中矩矱其間鋒鍔光芒望之可畏究之不可測隱然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而灔澦龍門時時激發奇壯極天下之偉觀渾雅寓夫精良險巖忽若夷坦如太行九折之坂造父飛轡越之猶行空然又如公輸子聖於巧而自不屑為雕蟲末技也斯稱能言已乎具眼主司得之必將擊節歎賞夫

洞心駭目之觀也已然上之儘有可論子如更端大叩
迂叟雖病彊當扶憊攝衣更僕授几一一爲子陳之

與子開過論試

今茲有司試吾省之士者何藝也曷爲以藝藝道之寓
也然則試非藝也因道爾矣道曷爲試士所得粹焉駁
焉深焉淺焉口耳焉身心焉利焉義焉得於巳徼於時
宜於今戾於古焉皆將自其人而布之天下者扶植人
極潤澤生民吾君吾國永有賴焉者也而否者亦以負

吾君病吾國是故有司試士弗敢不肅也士之應試弗可不慎也試曷爲慎而所學於古訓而所督於父師而所聞於先生長者有畔於道焉而告者鮮矣而其持是以往定吾志昌吾氣達吾辭有司叩以應之問以對之不知者闕如也毋勦說毋詭談毋雷同毋迎合粹然沛然一於道不惕於威不疚於利不撼於得喪則藝也進於道矣由是舉焉人已皆得否亦失之人而我得也斯之謂君國永有賴焉者也如其齪齪卑早校短長啇工

拙擬殿最規規焉必揚揚焉矜斯之謂藝而類於俳巳
由是舉若否人已皆喪有不為曲技異學所鄙笑者幾
希寓錢塘東郭鄒子者吾友也而以弟子禮質焉

雲邨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雲村集卷七至九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王廷璧

雲村集卷七

明　許相卿　撰

序

草朝志序

於乎建文之末諸臣忠於所事者衆矣遭時多故處死亦非一途要之自盡其心以不負其君則同歸云爾仰稽我文皇秉鉞靖難之際一時文武才智知幾達權決擇所事去故就新策勲佐命勒彞鼎而誓河山惟良丕

顯哉乃有因懷主私罔識天授悍抗憤攖上干赫怒前既灰骨沈宗後罔或懲而繼之彌厲參夷武厲乃猶競慕而勸趨焉於乎其愚不可及也夫而天常人極乃以之存終古世道之攸繫也顧不大與嗟夫是或一道也已夫曠代相感百世猶興尚德之衷古今一也壬午内難逮茲百四十年諸先正殉國之烈故老私載時時槩於見聞毅色危辭凛猶並世予未嘗不三復流涕也感興云爾乎是故沐浴文武之澤而不能不義夷齊云往

者紀録不倫遂將candidates遺失實爰類裒而序述之得百有六人又聞諸老先生言文皇師入都城之夕郎御史給舍相與縋城逸去者四十餘人詰朝覺察者以聞後来邃谷窮山人往往遇識之傭販禪寂中於戲盛哉夫國運廢興事之所必有也而建文死國之臣一時累百三代革命罕前聞矣兩漢以還勿論也殆自天地剖判肇有君臣以来而創見於斯焉於戲盛哉其皆天地精英之萃聖祖功化之神書之足以樹貞風光信史震耀奇

偉於宇宙間屹為千萬世委質臣人而懷二心者防誠不可以莫之傳也已於是人之為傳卷類為五難作而死於中死於外者曰死難任事不幸而以死自靖者曰死事不與難不與事而其心必不苟生而死者曰死志義不變面易辭而甘流離屏遠艱迹苦身之死而不貳者曰死遁于時未即引決而知生不若死之安也而卒死之其與死難死事死志死遁似有間矣然亦可謂有耻而庶幾不遠之復者曰死終論次為五忠傳具列於

篇志義之士得以考徵焉若夫所見異辭所傳聞異辭所紀載異辭則姑次其名族而世行爵里闕焉以俟夫篤古多聞者云

女教補序

女教十篇作者宋方澄孫氏吾友蔡布淵廣之為十三篇合若干言示於某曰子宜序而梓之則卒讀曰唯唯予惟先王之教非獨行於大夫士也至于女子子皆立之師焉教之熄也學士大夫難於完德況乎女子生長

中冓教之不聞學之不知湛俗狥己而幾其動中於善也不尤難哉中間天資近道樹節炳炳與烈丈夫爭不朽名者亦時有之然累千萬得一顧非幸與而其不幸者蓋可勝道哉蒙仲氏編所為作吾希淵所以廣之者也或曰劉子正列女傳曹大家女誡至今存也教女不以多乎曰二書之言奥而文故二公欲反諸質質則近情近情則適俗適俗則易知而易從于以相漸相觀率而趨之不難也猶之膏粱蔬食均可以養文綺大布均

可以溫然得有難易用有左便而及物之廣狹殊然則是編惡可少也抑某讀易家人而知教女之本之有在也有家者知其本之在我而身以刑之書以徵之教斯成矣人人知教則天下之家正而天下平予故樂序而傳焉

漸齋詩草序

夫聲發於性情中律而成文之謂詩詩也者人之精蘊也是故古之人由詩以考其世知其人隆汚升降與替

否臧猶鑑縣表植當年曠世靡爽忒焉其見於詩也深哉予於詩無解也往從海内大夫士游賢其人則徵諸其詩人品心聲殆多類應億之而中幾於大半矣若我漸齋趙先生者予始而語合久而心親兄事師資之今五十年安所事夫徵諸其詩以加信耶近畀予詩草縱觀之非詩之為徵而飢渴晤言得如面語也以為快夫其見高物表而語玄曠時寫衷素而語易朗情屬誼舊而語溫雅脫畧聲利而語超拔分安止足而語寬適根

極理學而語閒暢松陰細詠欵叙平生矣翁髙格逸調混迹流俗獨懷勝情才美醖藉操履峻潔不少挾以自多坦如也恬如也方嶽崇階舉步臺省未老去歸若蜕裘葛特先凉溫無吝情焉方今勢競利趨積波日下乃兹卓哉危標壯節砥柱浙河之間翁其表東海矣夫直詩草之傳也云爾乎

悌弟紀序

予讀阮子學令亹亹齗齗累千言首列五典末簡及藝

文焉猗與今之文哉洋洋乎衿佩謚委巷誦説誇孺子盈宇内皆是物也為教後之而典是先何與既而得厥考愛雲翁弟弟紀覯之作而曰蓋有是哉固阮子之所學以為教者也夫五典在人如兩曜麗天疇能斯須違之故文也者以飾典也典亡已文安傳耶今之人之於五典不盡其分者多矣而長幼之道乖悖有甚焉間有令兄弟讓千金爭死命者載籍亦時見之然或邂逅感慨於一旦而其庸行果皆然否耶賢哉愛雲翁也以若

而兄常事之周謹虐使之順承若劇瀕於死無怨言已而分與取其薄既死恤其孤没身無改操焉於戲是豈暫焉矯而為苟難者殆由賦受良充養素性行成故變羅困極而懿親順德不少易其常云卓哉至行古之道今之師也抗弟道與忠孝並近自愛雲翁始至於致休祥啓後賢阮子方承上命督學以身教先浙士則翁弟之錫類彌遠矣

悔言序

夫辭尚體要簡尺之體惟真而盡達吾意焉止爾否雖文非體矣夫羅縱理亂稽證古始而以辯博悟上上書陳事之忠也鋪比蔚贍賦之則也白發事理往復究盡論議之制也語焰談鋒張皇撼動說士捭闔之術也擷葩萃英采錯爛如詞人之習也頌德贊功誇諛浮實佞人利口容悅之態也撈隱窮奥啖吻棘喉務異求勝敦銘冢簡之奇也警意麗詞逞新衒巧經生誇藝攫雋之餌也至如旨易辭艱以深飾淺壯夫羞稱焉然以之投

世耳目亦多快意動容葴去為玩然皆非其體何也去真遠耳飣餖支離尚奚簡為予生野性朴資任真信古或妄一言面赬背汗若不自容所著黐文肝膈可見使得師資有道即未妄希上達萬分一與進於論篤君子臆亦可乎而同塵流俗罔所適從閱宋季倿人手尺遂沾沾自喜漸習於浮淺矯誕而不自知鄉有正學端人見之能不鄙予為尚口不情者幾希晚適有知亟將抹搬駟莫之追矣嗟夫吾自賊其資而自安於倿也久矣

乎愧憤懊悔奈何哉此存家集正以為戒欲後之人勿復墮此蹊徑以再蹈予之後悔焉爾吾嘗觀歐陽蘇黄發口吐辭和雅暢潔良非淺夫矜飾者可同日語又觀江左以還章逢辭氣記載尺牘類皆直而簡恬而曠暢達而遠即方言而和易見於俚近著家人語而暱昵懇欵慰愛藹如言在帶下目前意自悠𤣥雋永斯簡之得已矣後来工言者盡意摹襲了不能似葢難乎真焉耳蘇子瞻曰有意而言意盡而止天下之至言也豈非真

之謂耶是故簡尺以真不以文然而真未嘗不文也故曰晉人言語用以為文當妙絶今古何耶真故耳其然乎其然乎吾弗及已序悔言

汪氏近徵錄序

近徵録者歙汪道弘氏之編也汪氏望歙逺自越公華起隋唐間遡而上江左宋有軍司馬漢有龍驤將軍又遡而上秦有徹侯魯有死郎之戰童彌逺已矣逺故源不易究而其流漫然不易究則疑漫然則愛罔克專而

戚疏莫可為等孝子順孫宜弗之能安已是故近徵録作焉夫汪氏故有足徵録遠自得姓以来詳矣兹録則近始道弘九世祖宋方壺居士叔耕歷傳至風雪道人克遠是為道弘之父系次繩繩貫如爾秩如爾叔耕所遺晦菴朱子西山真公與當時顯者往復諸書乃後奕世備載累朝名公卿記志諸作徵諸文獻不已炳然切而嚴也哉于是奉先立愛始親孝之則也于是敦族恩紀不紊仁之序也抑夫近徵云者非忘遠也篤而舉之

之義耳夫君子於天下將皆用恩焉况其宗耶然疏戚後先固弗可以槩視而混施者禮本乎情則然耳道弘斯錄殆亦率夫情而義起焉者君子曰禮也

友竹詩集序

予誦朱翁友竹集慨然想見故老之風而歎吾土之風之日以下也以吾土而意天下之風殆皆爾矣天下吾末之與吾力已吾寧詎能遂忘吾土耶是故昔聞父兄一事一語崇厚先讓者恒三復之以風時子弟若有不

容已雖未即挽俗而上或猶障其流之亟下趨云翁生不識訟庭語及人過瘠如也居里中以朴鈍不如人自處今其集中語循分優游無外至者以供喜怖不欲然於卑居而羡夫有位者之為華視今日吾土之風不迥然遼也夫使吾土而今皆若而人也天下又皆若而人也比屋愿民庶幾哉有以承上化躋至理而治世之音可作矣夫孔子序詩里巷民俗之謠與殷周廟朝之樂並陳何哉蓋殊者聲辭而緣情敦質致一焉耳是故為

經而世訓之然則詩之道固因其質而賁飾之以諧聲成文者乎今夫俗之文其諸非古之文而翁惟其質也而古之意存吾故序而布之鄉人廣故老之遺風焉

紫雲宗乘序

相卿讀許氏族譜泣數行下已而喟然歎曰先古逮今吾之得姓傳世不遠已乎而許氏僅而始提督公譜耶夫自宋之南也金元之亂極矣民罔土著士鮮完室許氏蓋猶幸而譜提督公始也然而撰述者鄙哉於是采

先世之載譜靈泉許氏之族之世云然予紫雲之肇家也厥有不獲已焉耳矣夫予先君嗣適始遷他邦禮稱別子者是與非邪別子為祖繼別為宗宜別有紀使後之人知靈泉有許始提督公紫雲有許始予而宗子之法迺可以世篤而人守已乎於是詳吾之所自出及事之所當紀者又為紫雲許氏宗乘云語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二者蓋一氣爾天言夫大祖言夫親也是故子孫而不錄其先人則是鄙悖之民蹶根棄本之行也

然而今之人之或錄之也殆異乎予所云不知務德自
樹丕顯前人即紀實傳信而百世足徵已顧多求勝脏
俗妄附往哲以為名高斯其與不知錄者有不同歸於
忘本也幾希予特恥焉爰述夫灼然足徵者次于編使
凡所由以出者咸知其本知本則重親重親則勸睦蘇
氏所謂分而塗人其初一人也者將自喻而漸敦矣不
然異形爾汝耰鋤父借德色經慮況夫族之合也否也
吾獨且奈何哉

家則序

吾㓜志于學長從陽明先生游曁海內志義之士過從磨厲垂三十年憂病莫既志猶罔甘自阻又有望于後之人於是作家則及觀浦江鄭氏家範尤若廣而密要而不遺慮遠而防豫吾則所未逮也然攷其編次前既錄之後又錄之續又錄之閱三世歷數十年而後範成蓋俗流日以巧法因漸以詳埶固宜爾也今吾閱歷淺意見疎而後来運化推移殆未可涯欲恃僅僅數十百

言預待日新無窮之世變烏可乎哉吾後之人遠猷卓識順時保家於事之通變宜民而不畔于道者詳酌精思續為之則又進而廣善志參鄭範以成合族共家之義百世其將訓之奚啻于吾有光而已耶

學則序

夫所謂學者學為人焉爾學至於聖斯人之至者矣而道則所由以入聖之路也故學致其道之謂學人志於聖之謂人非然者苟而已矣今定規條斯意特先云受

讀此編者當知聖人之學初非性分外邊有所增益只是復得吾所固有者焉爾故能卓立此志反求諸心循後之規强勉不息以上達於髙明而為成人也斯真吾子矣

祠則序

惟古王者廟祀先王逺于諸侯大夫士咸得祀其先以廟制由等降有差世適主之宗法其端于斯乎然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曷敢祖諸侯乃有宗子之法别子為

祖繼別為宗百世不遷統族姓敦世德以遵王度而守宗祧是則古先哲王聯屬天下之道家有官政人修士行而不犯于有司也故曰宗子有君道焉自夫封建廢而宗子之法亡世不復見先王之治昉於是矣吾儒有識者謂夫古今不同者時而飾情起義以為禮未始不同也無寧直以古之必不可復而但已耶故議今始去其鄉及始任於朝者擬古別子稱祖而繼別稱宗得禮意矣吾許氏世家海寧之袁花先府君初命相卿舉進

士官諫垣無何府君棄養予不幸遭家之變而求自全吾常遂去袁花適茶磨家焉茶磨嘉興海鹽山也去鄉越境筮仕升朝兩始自予擬予别子惟允而嗣予之適百世為宗夫復何議於是卜宅甫定而立大宗祠於堂左室鑱家則之石于祠以詔我後之人相傳糾族培德以世吾家庶幾古者宗法之宏規長計云

墓則序

夫墓曷為則也為則以詔夫墓於山者之後之人纘緒

承祀於無疆也吾許故家靈泉平原豐衍水縈如織秀矣封丘若堂松楸在望便矣易稱上古葬之中野有徵矣舍是而山之墓者何聞諸老人吾先嘗墓染涇兩河之間崇封茂植欝若屯雲宋南兵興鞠為夷陸乃今斷碑殘甓罔所物色也已傳戒五患信然哉是以過懲焉而必于山以永奠焉夫海州守而下墓山多矣則肇於吾父母何親親于所自出者始也夫有形歸晝遺骸猶蛻耳增山錮泉要已非知藏以安之而復則以傳之何

誕矣乎斯放而為達者也夫子之則之嚴後防遠先澤廣孝思斯常經也於是作墓則先兆域次居守次謄業終常祀例凡四文于碑

送葛惟吉序

傳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予迺今有味於斯言也自予勝衣為進士學成童而益冠而能通于時賢子弟之以名求予而昧其實者或妄推之予遂抗顏為之師已而漸自覺孟浪者之無與於身心且悔其謬自足

而不知困也今年春葛惟吉氏重繭日百舍至杭投謁於予館人日再至風雨不廢凡三日而後見之致辭甚勤執禮甚卑委幣甚恭蓋如昔者二三子之求予而誠有加焉予固與之抗主客之禮既乃告之曰子知遊乎少年邁往發軔之謀弗詳往往饑渴困踣于中途晚始知難將有千里之適必三月聚糧而後取道予之於子猶是爾矣故昔之以易求予而應之不難今子謁予甚難而予不易徇子也矧夫子之好學不矜銳敏而文于

干時好也何有尚安所取以重困予乎吾子行矣雖然吾之不敢師子不但已也願因子而益求所以舒吾困子盍亦因我而彌不自足庶幾有得於言語文字之外則將悔其今日之非所以求我而由是以進于高明也其有餘師哉然則子之来也雖予不敢自任夫一日之長抑不敢謂子之徒歸也吾子行矣聞子始来太守喬公實勸相之誦吾説歸報喬公以為何如也

送陸生序

正德丙子秋八月王子之門人吳江陸希旦就鄉舉于南畿弗如志治任將歸王子以生来謁曰夫人也植之天甚良其諸人之所以培溉之者有未盡也是行也得無摇其中而渝于其初予私憂之子盍左右我相之於道曰子舟歸乎請以舟喻方其浮大江亂京口絶具區廣不可以目極永與天際而深叵不測風雨變怪將復乗之舟於水則漚也信天下之至險矣夫然而長風順流崇朝百舍滯通遠達天下之至順莫加焉何也夫惟

其舟之足恃也是故材木猶吾質也取諸朴厚朴厚則足以盡吾剞斲工帆吾氣也取諸大以完完大則藉力於風者壯檣吾心也取諸有恒而直縝以不蠹有恒而直縝且不蠹則危懸重繫倉卒震撼傾側不能為虞柁吾志也取諸正且廣常操而善運操正運廣而水勢委曲相得波弗吾蕩風弗吾靡篙若櫓棹吾才也取諸剡取諸直取諸長而鍛備是而運棹進退下上夷險如意至於欞檻闌楯雕鏤藻繢猶吾文也有之無之不為舟

之虧成然亦必取諸盡制成章而觀美斯具夫是之謂成舟然其用之也天時有順人事有工弗順弗工猶無舟也是故取道于風持以審慎應以練習而又率之以無怠然後天與人一人與舟一舟與水一致精入神而利涉之體用備是以人相勸往如平陸而天下無險道矣悲夫世之强濟以要利者弗畏于天弗習于人敝舟苦械日招招於江瀆覆人之愛子竒舩于横流而并其舟以亡者尾相銜也悲夫孰與夫善其舟究其技深棧

固維以俟時之順乎生其以予言為知津矣乎盍觀天下之勢其於長江具區何如耶吾所以濟此者亦既具也耶而遑以時之淹速介然于懷耶王子作而曰許子之言君子哉吾告希旦末以加於此矣小子識之

送都諫吳公參政四川序

天子更化正始攘殛凶邪柄用耆德逮于方岳擇惟其良於是東吳吳公自工科都給事中參政四川行且屬某曰予茲萬里別凡在遊好擇言贈我子吾僚也顧愛

言哉則謹告之曰君子居其位必思善其官公官昔曰諫令曰政名以制異職以事殊位以地别然陳力匪躬臣道一也矧夫諫者固欲其措諸政云爾已矣吾知今而衆公政者將不稽諸其諫乎昔聞公諫者將不責諸其政乎公其得曰吾頃姑云云爾也抑公日在諫垣時與志忤勢與道違讒譏殃咎戮辱放殺之虞固非君子所以累其胷中而惴惴焉悔于厥心羞于厥黨獲戾于千萬世公議是懼能須臾寧邪茲往也時得志行貳岳

伯制方面守令丞尉坐趨指使於前監司命使可以唯諾成議也朝有欲草夕報罷矣夕有欲興朝奉行矣昔徒言之而難今專行之而易公其優於政哉然諫難矣難不盡由於我將或諒焉政易矣而贏縮弛張惟我之從或後戾其前行違其言人將以為口實曰諫者誠姑云云爾也咎有彌不可諉者公其慎於政哉某又聞之蜀産之饒古稱陸海今尚爾邪營建徵發岷峨赭然任輓負擔數千里間赤子傴僂者相屬也重以兇逆貪殘

屠剝蠶漁之餘而樂國墟矣公之政其尤慎於保障哉他日全蜀富强光復舊觀固國西門以捍疆圉而當宁寬右顧之憂果然必公也其將獲齒於知言矣

送運使董公參政四川序

兩浙都轉運使董公被命參政于蜀我郡守留侯合其僚往餞之祖道宜有言也以屬其吾聞董公今之剛者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剛之謂與天下事夫豈巽輭隨靡者所能勝哉而世常親彼而仇此也然君

子曷嘗前却於斯抑將因而取資焉是故楩柟杞梓材矣必飫陽和淩陰冱綿歲時然後棟梁桷栈輪輿輻輹巨細短長無不勝任昆吾之金良矣火不鍛水不淬石不錯頑然礦耳是謂禍之而福損之而益者耶公以名臣子登甲科歷郎署守大邦雅操勁氣屹然律己而未嘗俛以隨人故所如不合排捐於大吏低徊於散局有年矣休休之度在彼何如而於公適皆增益磨治之地也公乃今其益自信矣夫茲往也貳岳伯當方面全蜀

數千里戶口泉穀征科考閱理斷輸作軍供國計吏敝民隱皆得控制罷行之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顧若轉運使一會計有司之任哉昔也公為鬱衆望今則衆且厚望於公焉公將益修其平生堅其守弘其施俾剛之功用白於天下而慕者慰忌者沮乎斯我留侯愛助之意某述以諗焉

鈍菴邢公七十壽序

司馬子長傳張釋之宦業為漢名臣及其子長公官至

大夫免歸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是非父子異趣殆異所遇邪遇不如志與其喪己以徼時寧適意完名而全其天之愈也故至于今高長公亦多稱之有後後之士役役求仕仕焉如歸志溺己喪道方屈辱而尸寵弗顧投老無期雖或踐華要握柄樞名勢榮利赫然一時至求可名後世如張氏父子者何少哉然仕以行道也懷其道受其名以老亦士之不得已於世者與自予居京師與晉之賢士大夫遊往往聞前國子祭酒少宗

伯襄陵邢先生立朝之風及其子鈍菴公第進士自中
書舍人為庫部郎中亦以介特忤時貴出為長蘆都轉
運使時謂冗汙地不以處時望公往三閱月不自意得
解印綬去人故涸公而公飄飄然騫騰雲表矣歸則治
園榭亭沼與故人遺老燕遊詩酒其中泊然若未嘗有
名位者進退以道日見休裕化行於婣黨信孚於鄉人
河東一時有大老之望焉然則雖不究于時既受其名
又受其樂以全其天錫光宗伯追高長公為自重之士

倡又以為教雖曰非公之志非公之道與借公枉尺直尋今則致位卿佐止耳況或時左勢撓全者虧譽者毀若是而備福致壽謂無歉然能乎其可願而賀者於今日何如也嘉靖建元之年公歸十有六年壽登七袠矣其甥李廷玉將歸稱觴祝公謁予言以侑之作邢鈍菴壽序

送盧君之河曲大尹序

盧君起諸生丞海寧九閱歲家不支伏臘囊不給裘葛

釜盎屢空子然故諸生也今年春遷晉之河曲長民甚宜之而難其去徐生禾寔来謁予序吾父兄子弟噫惜不夷之情夫盧君之所以得民非一端也而端於廉今夫廉不同矣太上安之其次利之其次强之爾强而廉也人共難焉廉而有恒又加難焉廉而有恒貧而不悔而又歉弗有也將天下難焉盧君暮晩滯淹貞白卓偉君子以為難而民方歎咨之聲歌之象繪之又圖尸祝之未已也君顧無幾微矜衒之意動於色辭泊如爾晏

如爾寧復以名位震耀歆豔於中神鬼恐喝要遮其前而姑爾矯厲為也謂之廉而安者非邪彼哉今之從政者也夫貪墨以敗官諉曰地卑直倒行而暴施故士恥其行低汙以来詬誘曰俗訐顧詈天而詛神故民憤其誣吾於盧君之吏海寧而知官不于其地于其人于其人而士之恥雪矣吾於盧君之去海寧而知訐不由於民由於吏由於吏而民之誣白矣盧君行矣懋之哉夫世運消息非天司之人為之也今天子崇化更始燭炳

致理之原詔太宰選舉中外臣工毋資地限自今貢士與進士埒盧君其有遭乎行矣懋之哉夫執政者之斯舉也固將風厲海內之士爭自濯磨祇承德意一士習貞吏治而還之古殆端于君矣盧君行矣懋之哉

壽朱陳兩翁序

予少遊海上遇老人為我言天下清謐休暢今百三十餘年故邑之墟天地委和合氣於山海特厚民生其間將必有壽而康者乎子姑識之既而西村朱氏石門浮

屠氏勾溪陳氏咸以詩問予予誦而復復而樂也則相與賡為唱和之什時三人方壯予尚少迨予舉於有司從金馬門之役旋復歸耕紫雲忽忽垂四十許年石門化去予善病早衰而西村今已壽登八秩勾溪七十又六矣齒髮無改於中年視聽良察嬉遊登眺舉步仡仡恒捷先予恍然追惟往事昔云壽而康者夫乃翁是應也夫憶嘗序勾溪父竹齋翁壽記石門許泉亭書西村曾王母懷節之堂諭其世知其人固矣抑自其往還從

予於湖山間壯以逮老觴咏談諧文墨之餘聲利不關其聽怖羨不入其懷當世末俗之疵瑕一不挂其牙頰也其渾然長厚者與澹然物外者與善稱於鄉無訾議者與故夫恬曠以凝神容默以遠怨嘔吟以養性情名和致壽培其本者不已厚乎詩曰瑟彼玉瓚黄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禄攸降其斯之謂與故石門壽終六十予嘗以其不幸為憾而兩翁康强難老巍然如魯靈光逍遥閒曠咏歎貞符駸駸躋於期頤上壽而稱人瑞未艾

也海上老人望氣之占信而有徵矣乎

送醫呂生序

予抱病入山垂二十年長林邃谷却掃深扃僵卧如蟄非行藥不出户非看山對月未嘗一鈎吾簾也周行搢紳之士惟平生金石交迂蓋聮榻信宿而去然歲不一見城市之人雖親舊月不一見日或與接者同業之農圃樵牧而已有事之卜醫詩酒者而已然樂善懷賢之衷猶耿耿焉弗以病沮也夫唐虞之隆乃有巢許兩漢

之治厥有君平伯休唐宋之盛亦有杜生筏叟妄意聖世獨將盡羅英賢於巖廊官使而野無一遺乎哉心存神往庶幾卜醫樵牧之間萬一遇之嘉靖丙申之秋吕貞夫氏訪予山中其貌退然其言訥然與之講學論醫及其鄉之故則白雲以上丹溪以還其中汩汩然而未涯也斯殆學不售而隱於醫韓退之所謂有托而逃焉者非與然其醫以先根本後標末為要與時之急功罔利者殊科以是知而求之者亦鮮而貞夫將返其鄉矣

夫學不售而托之醫醫復非時所識而不售也吾是以悲末俗之難諧而重歎貞夫之窮已夫予迂拙無似學成無所於用藝復無可托焉而誤為時所指目咎往追来寧甘卑世卑卑但已乎貞夫行矣吾聞姑蔑之墟山水竒奥仙靈所隩異人有道者之所常隱也子歸探煙雲窮縹緲而邂逅焉為我語之曰海上紫雲山中許某者一杖一笠將從尚平抗迹遠影於五嶽名山其毋俯睨我也哉

送韓僉事序

淛江按察僉事苑洛韓公執法不便於用事者狀聞移江西按察僉事三司之寮列郡之守若令與大夫士曁于吏民其志同於公者與恃公以行其志者與諸隱詘之以公直者與以義直公者與偉公壯節而大望於其終者所在相與語曰韓公行矣韓公行矣嗟何淛之民之不若江西之民之幸也公惟不私便其身圖而圖吾民以有此行江流如虹我懷與東惟公之榮伊民之窮

皆歎有泣者又曰公知法不知時以疏遠抗貴近遭天子明聖護全之吳越豫章等善地耳寵任舊秩加令名焉公幸多矣抑天下事猶漸也彼前知公之不我容而為地以徯公公則奇貨之在羿彀中耳前事彀率曷其少更疇能語公憂心如酲又曰公官以執法名安民而衛之為法奉法而行之為利利以及民為仁仁德之懿也道之大也公幼學於父師者能或加於此乎出當一面寄紀綱方岳之政夫豈芥蔕區區旋踵而易其平日

之所操者哉使公進而司天下之法法又有大於是不便者又將多於是利害又將不可涯於是無寧與時上下委舊學壯節於弁髦使吾黨之士氣奪語塞而異論藉之為口實公必不爾為也夫固持之以矜不以爭應之以理不以氣動之以誠不以術焉爾矣不然卷舒機軸公自司之誰則知之海寧尹曹廷獻恃公以行其志者方戚於去公而樂聞斯言也曰孰能文以贈公俾取衷焉於是某序之諸為詩歌者繼之

贈張先生序

予聞之古我先正名家子弟處天下之至易而亦處天下之至不易夫能勉焉自立而少異於衆人必得因緣馮藉以立功名茍爲不然他人未必得咎而已爲清議所不容矣金陵王亭張君曾大父以文學行能至大官君負穎資承家學自其童時肄里塾有英聲長遊京學有雋聲五試京闈連不得志於有司以歲序貢春官則慨然曰丈夫寧必以捷一科第榮此生耶顧爲之在我

者何如耳則俛焉就天官選來司海寧教落落無握齱態行不苟于同于其介教不屑于細于其大徜徉文墨觴咏之間以遠者大者自期且期其徒其徒愛而譽之監司聞而奬之夫監司勢與我懸奬或可以冒致諸生情與我廹非真有以感其衷則其愛我也安可以襲取幸得之哉夫地卑者勢陵局散者情緩職司於是常為尊要者之所賤簡勢則然矣夫彼挾其要且尊以臨我我復自居若長物然以自輕所以自樹者其存幾何夫

惟正色端範凝然自重而無或可以取輕彼且失其尊與貴而積弛之師道舉世非所緩急之斯文將不由是少振已乎今天子鋭精致理知賢才之必所資而不可後也又知科之未盡得才貢之未盡不得才也詔銓司用人進士與貢士等此儁豪馳騖之時而有志者之秋也張君勉其所以處天下之至易慎其所以處天下之至不易行將陟華躋要以光文僖公之烈繼御史大夫之志而與伯氏嚴亭按察㢘亭郡侯競爽江東使人頌

王國之斯皇也不亦休哉

廉泉高大尹獎勸序

南郡廉泉高公以進士起家令海寧未二年所廵浙御史李君董君嘉其治狀僉檄所司備禮合樂獎勵褒表之以風動列邑為人牧者少尹㠘府吳君率諸僚吏士民稱賀而来屬余言予卧病萬山中幾三十年世無所與吾力而繫其情矣惟令得賢澤沛四百里許而其餘潤槁瘁幸漸焉所禱而占也是誠余所樂聞抑司風紀者

之斯巽也將浸達于朝矣庸復求諸野乎矧余病未能也請三四不置爰作而誦其所嘗見聞云邑人為余言廉泉之至也先明而作後晦而息賔謁無留門者酌羣言集衆思興民利則疏渠陂虞民害則籍暴惡桀驁梗治懲之使馴柔愿負抑植之使伸兩税之徵以信庶獄之聽以情貨法影税宂深衛祕之奸蔓索而根窮之無遺力焉愛民之誠不啻一二見矣未幾廉泉遠迹訪予巖居望其眉宇虛己欲然下物退然接其詞氣肝膈洞然

無匿情也古所謂豈弟君子平易近民者非邪御史之
獎邑人之稱余一見而爭又奚庸於贊抑將自附於忠
告可乎余少有當世之志嘗請於諸老先生而竊識之
分定而不容貶者道也日降而不可挽者時也故聖人
能不失時不能違時世益下風益卑聲漸氣噓人異情
事異宜道如時何哉故君子出為世用必先定其志而
以時委蛇其間志定于先則道不終枉委蛇權乎時則
與俗不大相戾而吾志之達於政者違道不遠矣譬之

行舟漸靡而往以向所趨不以亂流為勇而以終濟為期守道宜時之權蓋如是然權之為用其端微其究殊以道權時時可從道以時權道道將狥時矣狥時枉道鄉吾之志若斷梗之逐湍流裂瓦之淪深淵徵諸素不亦繆遠矣哉此枉尺直尋功利之遺禍焚溺人心甚於水火而不復知禮義進退為吾孔氏家法也廉泉邁往之志堅正之操超然嶠然不靡靡為同不棘棘為異其於道也庶乎業已過知於時兆足以行矣顧持其始者

勉終焉宜民之利將無未盡舉者乎蠹民之害將無未盡去者乎桀驁之梗將無未盡復者乎柔愿之抑將無未盡舒者乎徵求之限將無迫而莫措者乎聽斷之敏將無忽而或枉者乎貨法影稅究深術秘之奸將無抹擻吏牘而跋扈憲綱者乎一一盡洗而更新之斯愛為真愛誠為至誠矣鄒孟氏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夫命相試以民事守宰入為公卿古今則有然者方今急賢登俊之會廉泉持其素蓄已試之道趨巖廊立柱

下總天下之圖書承明王之顧問應答如響畫地成圖而與諸賢彌成至理余方為天下賀矣

南濵鄭大尹奬勵序

錫山鄭侯以進士起家来尹海寧人意其甲科掄才致遠未涯將養望游優蔵器待用以時措之建安擭而溥康濟海宇民社安所事事適坐鎮耳侯不然又意其志鋭氣豪才識自廣宰制數百里猶庭宇掃除將廢革典常立法更制易民觀聽與之為始侯不然又意其左輔

樂國之產狎見奢麗土芥貨財將揮霍靡費私親故結貴要盛廚饌供張金帛饋遺輿馬音樂送迎之儀侯復不然日濯手束帶而朝吏民雍容委蛇奉職循理不靡靡以為同不棘棘以為異務持大體而一主於愛民聽訟決獄恂恂如與家人言惟得其情不事刑威於紛更而去其甚者減供億省禁令慎追逮薄徭賦罷宴遊弛諸彌文浮費皆民所不便也其言曰令猶牧也不擾其畜則生息遂孳育繁矣故其愛民猶以休息不擾為尚

夫擊斷不測可以駭威神鉤摘隱門可以凜神明表建
奇勝可以樹名績征輸期會可以稱幹敏為政者類多
出此侯一不屑意以煩民也今茲夏秋島夷猝犯海徼
其勢張甚監司欲以糧勸民侯持不可曰貧民尚逋常
賦則罄已廩資以給之欲以兵授民侯又持不可曰不
忍驅白徒以膏夷兵且食於民者軍足用也至以利害
恐之而侯屹不為動故夷兵再臨境上邑人晏然不知
行陣之勞餽饟之費也夷寇海鹽海鹽去邑不百里而

其民百千老弱要領殲焉焚劫廬舍赤地數十百家雖地當害師無紀律致之然使為之上者盡氣委命如捄其子將不十半獲存乎君子所以哀民而疾其上之戾于仁也而我父兄子弟偃仰袵席侯之德於民其可以津涯哉抑聞吏民之稱侯也其性静其奉約其守正其性静故其政簡其奉約故其用物儉其守正故其授於上寡矣比者侍御代巡林君清戎胡君巡鹽霍君一時交檄奬勵之夫三君居風紀之司當激揚之任固皆知

人能得士稱上任使者耶漢法吏有治效異等輒降璽書勉勵復增秩賜金復賜爵關內侯復進為公卿所以重為吏勸也方時尚煩苛擽切之風而侯獨持簡易寛平之政昔人所謂其政悶悶者與然侯不以日計小得而易歲計之有餘此漢吏之治王政之遺也聖明方興堯舜之治三王之功宜有取於循良以備輔弼侯其自此升矣是故使者之交奬少尹伍君求言以為贈也雖然夜光之璧不藉以地錦無事於飾耳侯弘遠之志堅正

之操政由是作政由是成顯聞榮名將與黃次公朱仲卿異代相望流光竹帛以傳無窮夫寧于茲褒揚讚述而已乎

雲村集卷七